

海榄滩

海榄不同山榄，它有壳而无核。肉质细滑鲜嫩，用车螺煮汤，既有蔬菜的清香，又有鱼肉的浓郁。我最喜欢吃海榄汤，却又最怕吃海榄汤，每当看到铜钱般大小的海榄，便想起了家乡那片教我永志难忘的海榄滩……

海榄滩丰腴肥沃。每到秋天榄熟，那海榄滩便扑腾扑腾地热闹起来。老远就听得榄壳响声，如蝉鸣静林，似虫噪寂野。海榄会说话。它和曲虾谈心，和游鱼戏水。潮涨，海水清悠悠的抚弄着榄枝。潮落，螺蟹辍满榄枝。海榄给小生灵以绿荫。小生灵予海榄以养料。它们相依为命，生息繁衍，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。

海榄汤可与南瓜汤相媲美。没有山珍海味的珍贵，山珍海味却没有它的平朴。60年代初，海榄滩成了救命滩。饥谨的人们早早地来到滩上，未等潮水退尽，便急不可待地涉水觅榄。我的姨妈是个采榄能手，头戴斗笠，身篾篓，往乌枝绿树的海榄树前一站，双手便极有节奏地飞舞起来，就像山里人采茶一样，很有点诗情画意。只可惜，我至今还未发现，有哪位艺术家将这一动人的劳动场面收入自己的艺术作品里面。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姨妈和乡亲们的腰，谁也没有心思要来个歌谣什么的，只是一味地采，机械地采，都想抓多几把，好用它去换盐马，换生油，换番薯木薯芭谷米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

唯一对这场面感兴趣的，要算我那5岁的表妹——姨妈的小女儿了，在她眼里，似乎妈妈的采榄，是世界上最美的，也是最好玩的，要不，怎会怎么采也采不够，叫她百看不厌呢！凡母亲采榄，她必跟着，就趴在滩头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出神地看。当然，有时也把注意力分散在小螃蟹和小螺贝上……

姨妈顾不了女儿，照例把心思放在海榄上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寂凉的季节。采榄的人越来越多，海榄越来越少。姨妈只得向榄丛深处采去。那天，天特别昏沉，海水混浊，风只得榄叶阴森森地叫，似哭。姨妈惦记着小女儿，又不得不拼命地采，却总是错把榄叶当榄果。风一下把她的斗笠刮到水里，雨又无情地落下来。姨妈惦记着女儿，发疯地往回跑。到大石边一看，小女儿不见了，只有一行还未被冲掉的小脚印一直通向狰狞的海……姨妈发疯地嘶叫着女儿的乳名，扑向大海……海风呜呜呼呼，不知是哭是笑。

表示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海榄滩上了。

姨妈从此不采榄。她怕看见那要命滩。我也不吃榄，那榄涩、苦，不是滋味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当我回到久别的故乡，海榄滩已不复存在，那地方盖起楼房。旁边，有万吨轮船靠泊，除了机器响，还有汽笛声……

刘海贤